



坞根望海楼赋

金宗炳/文

吾邑坞根，乐清湾畔，有胜地曰白牛皮滩，沧海环其侧，丘峦峙其旁，层楼巍然，名曰望海，乃宴请之佳所，游赏之胜界。

楼踞海滩之上，犹如鹤立鸡群；日出潮平之时，仿佛海市蜃楼。登楼瞰远，气象万千：水天一色，岛屿若隐若现；群山叠嶂，雁荡若明若晦。潮汐盈虚，昼夜更迭；一涨一落，涌流不断：如奏琴瑟，实是海涛拍岸；若铺锦缎，原来波光映天。夕阳斜照，金浪闪闪；帆樯林立，海鸟翩翩。楼侧小山，葱茏叠翠；白鹭翔集，翩跹往来；野趣横生，悠然悠然。

登斯楼也，推窗则海色入怀，举目则云天冲眼。良朋雅座，推杯换盏；把酒临风，畅叙情怀。清风拂面，涤尽尘埃；放眼沧海，豁然胸襟。凡尘之宠辱，俗世之另眼，咸逐逝波而消，皆随海风而散。览胜海滩，眺望雁山，感山海之旷远，悟盛世之安泰。

观夫茫茫沧海，潮起潮落，亘古如斯；巍巍琼楼，迎宾送客，温馨似旧。车马纷至，尽得天地氤氲；山海相依，不负烟火人间。俯仰之间，尽揽沧溟胜景；谈笑之际，暂脱世俗烦恼。此望海楼之趣，诚为人生一快也！

李生有约，援笔草率；以记斯楼之景，以抒登楼之慨。赞曰：望海楼，望海流，望海楼上望海流；太平县，太平年，太平县里《太平年》。

龙门湖

林德军

风把东海的咸，吹进这片蓝
风车慢转，像时间忘了赶路

芦苇举着细碎的光
水鸟掠过，把涟漪轻轻归还

落羽杉把影子铺在水面
绿道蜿蜒，接住闲散的脚步

我坐在湖岸，看云慢慢变形
尘世的喧嚣，在此处轻轻折叠

每一阵风过，都是湖水的低语
它收容疲惫，也安放辽阔

不必追赶远方
此刻，我与这片湿地
互为倒影，慢慢虚度

叶海鸥/文

峨嵋山村藏在温峤镇峨嵋山的半山腰，四面环山，仅东面有一出口，这大约便是古人说的“坞”。

相传唐代陈麟父子为避乱来到此处，山中村落由此形成。人们称此山为“吾避山”，寓意吾辈避乱安身之所。后更名“峨嵋山”，一说是因游者赞其堪比蜀地峨眉，一说由当地方言谐音演变而来。我更倾向于后者——民间命名往往藏着水土的朴素智慧。

初次听说峨嵋山，是在罗爸单位团建时。我颇为讶异：印象中蜀地有峨眉，李白诗中有峨眉，金庸笔下也有峨嵋派。不料在江南小城，竟也藏着一座“峨嵋山”，而我从未听闻。

周日暖阳，微风和煦，我生出走走的心思。罗爸提议去峨嵋山村，我欣然同往。车内气氛有些低沉。我仍陷在昨夜的梦里——那个持续了一年半的心结。梦里的人、话语，以及滑落的泪，依旧苦涩。车窗外春意渐浓，车窗内我的心却依旧荒芜。

山路弯绕，终于抵达村口。“与你邂逅——峨嵋山村——千年古村”的字样隐约可见。推开车门，一股香气扑鼻而来——是柴火灶猪肉饭的味道。才上午十点左右，许多人屋顶已炊烟袅袅。“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望着那缕缕青烟，我心里某个紧绷的角落，似乎松动了一些。

站在村口，不见想象中的花红柳绿。能看到的春花，只有散落田间、将谢未谢的菜花，和经冬犹红的山茶。这一簇黄、一朵红，在青山碧空下，明艳又娇

莫爱蓉/文

一样的海，一样的礁，一样的风。从小交陈到水桶岙的这段海岸线，被徒步者誉为台州版“麦理浩径”。我已不止一次走过这里，却怎么也走不厌。

从温岭南站乘车到松门，半小时即可到达，再花十来分钟车程就能到小交陈。沿盘山公路到山头，再沿山脊前行，便到了海岸线。

路在脚下延伸，风从海面吹来。举目远眺，海水与蓝天融为一体；放眼望去，海岸岛礁风光旖旎。

一路走来，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奇石。春季时，还有自由绽放的绚丽山花相伴。

上山没几步，就能看到山、海，还有一块奇石倚靠在山背，面朝大海，人们称它为“石状元”。石状元惟妙惟肖，头戴官帽，身着朝服，鼻梁挺拔，仿佛在安详深思。五龙山的石夫人因爱化而为石，巍然独立江滨。状元啊，你为何也化石独守海滨呢？传说总是这般扑朔迷离。

回首望去，对面山顶有一组怪石，不用细看，便知是只大海龟，栩栩如生。细看之下，海龟身后还有几块圆石，那是石龟蛋。莫非，那夜千年海龟爬过水桶岙沙滩，不在沙滩下蛋，却上山下蛋，因而得罪了龙王，冲撞了山神，在电闪雷鸣间，惊变成了石龟？瞧，石龟伸着脖颈，望着天空，愤愤不平，似乎准备向玉皇大帝申诉呢！

一路上，还有不少形态各异的山石，它们或散落在山巅，或堆挤在道旁，或伫立在岸边，有的像大象，有的像骑士，有的像床铺。还有更多叫不出名、猜不出意的石头。

下次来是春季。春天是烂漫绚丽的季节，处处花儿绽放，这份烂漫也停留在了小交陈的山脊。那时恰逢杜鹃盛开，有大红、紫红，还有粉红，零零星星地点缀在绿树丛中。

春天里，还有山樱子和梔子花。山樱子或是在山坡，或在路边，一丛丛、一片片地盛开着，朵朵奋力张开洁白的花瓣，让人忍不住想摘上几朵。梔子花盛开时，芬芳馥郁，整座山也成了名副其实的“香山”。云实也不甘寂寞，它们合力攀爬上灌木、乔木之上，密密实地开出一束束亮丽的黄花，宛如黄云漂浮在绿茵之上。

现在是冬季，虽不见姹紫嫣红，但枯黄的草、落叶的树、留下的秋实，夹杂在依然绿意盎然的树丛中，倒也有一丝层林尽染的风致。

就这样，我们在树木和山石间，随着山势上坡、下坡，向东行进。大海始终在眼前。北面是龙门列岛，能望见岛上的点点人家与烟火气息。

东面是辨识度极高的“海上孟良崮”——积谷山岛。岁月如滚滚车轮，但我们不应忘记积谷山岛的那场血战。不管你是否知晓，请允许我讲讲它。积谷山岛面积只有0.5平方公里，山形上尖下广，宛如一囤积谷堆于海上。山势险要，三面悬崖，仅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往山顶。然而，它在那个时期的战略地位却十分重要。1953年6月，解放军登岛作战，经过浴血奋战，双方伤亡都很惨重，最终解放军夺岛取胜。如今回望，这是一场同胞间的手足相残，无论胜负，都令人防怀。2017年，飞鹰户外俱乐部曾登过积谷山岛，据说岛上草木茂密，战壕仍可辨认，指挥部却只剩断壁残垣。

几次小心走下陡峭的山崖后，我们终于来到了海岸边。

今天没有凛冽的海风，无法再像儿时那样与风玩“顶撞”的游戏。那时的我，

总被家门口猛烈的南风吹得翘翘翘起，却从不放弃，非要猫着腰与风顶撞逆行。

几步走到岸边，我便看到了对岸的白骨礁。

白骨礁狭长，涨潮时，估计大部分礁石会沉入海水之中。礁石呈黄白色，远看如同一堆森森白骨散落在海上，“白骨礁”之名或许由此而来。礁石与山岸之间只隔着一道不到一米宽的海沟，或许在大潮汛时，可以跨步跃到礁上。如果没猜错，上礁应该能捡到不少海螺。

我们沿着驴友走出来的山间绿茵小道，向水桶岙前进。这条小道蜿蜒在绿野丛中，狭窄而平整，一边依山，一边临海，行走时还能隐约望见大海。在这样的山道上穿行，别有一番风味。你走在绿意里，有涛声相伴，偶尔还有鸟儿啼鸣。更有意思的是，转一个弯，面前豁然开朗，大海就这么坦坦荡荡地铺展在眼前，积谷山岛正在前方。

路的尽头是礁岸，走下礁岸便是水桶岙。水桶岙沙滩是温岭为数不多沙质优良的沙滩，三面环山，一面向海。茫茫大海的那边，是积谷山岛，是水天相接的远方。

农历初三，潮水退得极远。漫步在柔软的沙地上，留下一串深深浅浅的脚印，也让我童心大发。冬季不便踏浪逐波，我便以登山杖为笔，以沙滩为纸，画乌龟、画爱心、画笑脸，随心所欲。

海风轻拂，海浪一波接一波，永不停歇地涌向辽阔的沙滩，涌向曲折的海岸；又一波接一波退回大海，周而复始，无穷无尽。

人生代代，潮汐年年，一样的鸥鸟飞渡，一样的鱼龙潜跃，一样的海与你相望相闻。

告别水桶岙，行程并未结束，我们沿海岸继续向石子湾出发，这也是黄金海岸线的一部分。

走过一段坑坑洼洼的乱石坡，我们到达了青龙山杨府庙。进庙稍作休整，架起炉头开始准备午饭。感谢领队“水仓”，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火锅，让大家食足饭饱。

饭后，我们便向厂门出发。海岸线中的“门”，其实就是海上通道的称呼。就像小箬岛与胜海村之间的水道，我们称之为“小门”（现已筑坝）。还有玉环的漩门、沙门等。我猜想，厂门或许是形状如“厂”字的海上通道。

一路走来，都是比较成熟的户外步道，也是一面山、一面海，积谷山岛始终在前方相伴引领。右侧是水桶岙，是绵延入海的群山，也是我们上午走过的山脊线。不禁感慨，如此山脊环线，一步一景，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走过。

一路上，时而穿过茂密的山林，时而走在林荫山道上，时而踏上开阔的山巅平冈。山间，黄梔子挂满枝头，道旁苔藓青翠湿润；海上，岛屿星罗棋布，薄雾不仅没有影响海景，反而让远岛浮于云雾之上，或隐于水汽飘渺之间，如梦如幻，似仙境，又如海市蜃楼。

过了厂门，转弯走向石子湾。石子湾原本是个临海的小村落，因交通不便，村民已全部迁走，如今成了空村。通向石子湾的小路长满了茂密的茅草，我们拨开茅草前行，才到达石子湾。石子湾比我家门口的海滩要小（我家门口的石子湾因防风大堤的建造，淤泥淤积，早已消失），在温岭三百多千米的海岸线上，这样的海滩已不多见。掀开石子，会有一只只小蟹张牙舞爪地横行，还可以在礁石上捉螺、敲藤壶——这绝对是个玩耍的好地方。

出了石子湾，沿着山间老路向山上走，就到了乌坑，行程至此结束。

峨嵋山村行

媚，点染着山村的素净。行走其间，心仿佛也被染上一缕淡雅。

村落坐北朝南，前有一条蜿蜒的溪流。许是今春雨水多，溪水潺潺，水位不低。我蹲下身，伸手触了触溪水，凉意清冽，从指尖漫到心底。

沿着溪边回廊走，忽然飘来《知心爱人》的旋律。循声望去，“峨嵋山度假酒店”前，几对男女正翩翩起舞。虽是春捂时节，不见裙袂飞扬，但在这暖阳下，舞者与旁观者皆神采奕奕。那群中老年舞者笑意盈面，似是单位趁春光来此团建。近午时分，以天地为舞池，自有一份难得的畅然。此时此刻，仿佛卸下一切负累，专心做喜欢的事。心头郁积，也随舞步一丝丝化开。那旋律，如一只温柔的手，正偷偷抚平我紧锁的眉头。

溪水尽处，“陈氏总祠”映入眼帘。两棵九百三十多年的罗汉松静立祠前。碑上刻着陈氏源流，几位老者正义论“官”与“吏”之别。一老者说：“官主决策，吏主执行。”另一人道：“官是朝廷命官，有品级；吏不入流，是办事人员。”我悄悄用手机查了查，方知二者角度不同，却各有道理。平日只囿囿说“官吏”，至此才觉得自己马虎。

绕过祠堂，拾级而上，到一处僻静的草坪。旁有石椅，我与罗爸对视一眼，便坐下歇息。拿出在家剥好的胡柚，一瓣瓣慢慢吃着。暖阳陪着柚子的酸甜，正相宜。眼前石屋为背景，两棵有年头的棕榈肆意生长，旁有“流云”小品，上题“山间午后，我慢慢看懂了云雾的起落”。我心有所动：云起云落自有定时，人生悲欢，大约也是如此。春阳之中，能与最重要的人同坐，已是生命厚赠。侧头看罗爸，他静静地

着柚子，神情安然。这一刻，时光仿佛慢了，心也格外平静。

起身闲逛，路遇一“私人宅院”，恰是我心仪的样式。一直向往在山间有这样一个小院，简朴、有趣趣就好。眼前正是如此：门前一池清水，上架拱桥，桥下锦鲤曳尾，四周青砖黑瓦，“小桥流水人家”宛在画中。我举起手机，镜头里的景象却让我震撼：正午光影下，池水一半明艳如油画，天色蔚蓝，锦鲤斑斓；另一半却淡雅似水墨，拱桥倒影朦胧，素净清雅。一池之水，竟容两种美共生。院墙不高，可见院内卵石小径，尽头书房落地窗内，白纱轻掩，高瓶插竹，写意清新。虽只能在院外流连，内心却因这质朴院落而清静下来。这般心静，久违了。

辞别小院，路见“半满咖啡”。“半满”二字，深得我心。院中矮桌矮凳，有人闲坐躺椅，仰面观天，悠然自得。若捧一杯咖啡，静对暖阳，该多惬意。我不嗜咖啡，却贪看院里那份慵懒——“偷得浮生半日闲”，正是如此。门前题着“半满人生”：太满则溢，太空则倾，半满才是恰好。立于匾下，我默然良久。这一年半来，我苦苦求全、求满、求如初，却因执念而心无处安。若真懂得“半满”，或许便能容下人间所有悲欢。

峨嵋山村，在城乡之间，无刻意营造，只有本真的洁净与安宁。就连那缕炊烟，也独有一份恬淡。

在这半山古村，我从经年的心结中暂得脱出，有了一丝纯粹的平静。虽只半日之闲，归去未必释然，但至少被提醒：有些事，不必走出，只需放下；有些人，不必长伴，只需记得。人生半满，或许真是最好的状态——如山村的质朴，如暖阳的温煦，如那一池并存的明艳与淡雅。

大树

戴志伟

你呼出的每一口气
它都接住了
那些疲惫、叹息、说不出口的话

它不说话
只是替你
把沉的东西长进土里
轻的，举到天上

你以为它在生长
其实是你在经过自己

有一天你靠着它坐下
忽然分不清
是你在呼吸它
还是它在呼吸你

田野

解优

在田野上奔走
脚步犁开时空
春耕的喧闹，正一点点被唤醒

风轻轻地拂过脸颊
像一双温柔的手
拨弄记忆的弦

泥土是最纯粹的，不加任何修饰
袒露着黝黑的肌肤
散发着原始的芬芳

我对着绿野轻声呼喊
像要唤醒那个沉静的农耕时代
人们从劳作中回过神来，聚向田埂

如果春天是一场轮回，
我会早早等在你来时的路上
不慌不忙，静静守候

四月

金利英

在鸟鸣之前醒来
按时晨起，奔赴
并接过等待打开的盲盒
给落幕的花朵
做好标注
生活，还有一些枯黄
需要轻轻扫去
允许自己，将脚步放慢
走在一排排香樟树下
只要抬一抬手
便能触摸到低垂的绿云，云中
正在筑梦的花蕊
我幻想着
四月的明媚即将涌现
如同破茧而出的香
在某个失眠的夜晚
穿越浓黑和静寂
一遍遍
抚过爬满青苔的心

葫芦

艾草

你们有越来越多的无力感
以及突如其来的疼痛，从未提起

我是从房间里散落的药片、止痛膏
发现你们从未说出的身体对时间的
妥协

我不问，你们不会说
我问了，你们也不会多说

你们把很多感受自己体会，像葫芦
鼓胀的身体
不轻易说出，也像葫芦细细的出口

我最怕，葫芦摇晃着从时间的藤上
落下